



人权理事会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第六十六届会议
(2013 年 4 月 29 日至 5 月 3 日)通过的意见

第 10/2013 号(美利坚合众国)

2013 年 2 月 6 日转交该国政府的来文

事关: Obaidullah 先生

该国政府未对来文作出回复。

该国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缔约国。

1.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按人权委员会第 1991/42 号决议设立。委员会第 1997/50 号决议明确并延长了它的任务。人权理事会按第 2006/102 号决定接过了工作组的任务,并按 2010 年 9 月 30 日第 15/18 号决议予以延长三年。工作组遵循其工作方法(A/HRC/16/47, 附件和 Corr.1),将上述来文转交给了该国政府。

2. 工作组视下列情况为任意剥夺自由:

(a) 显然提不出任何剥夺自由的法律依据(如:某人刑期已满或尽管大赦法对其适用,却仍被关押)(第一类);

(b) 剥夺自由系因行使《世界人权宣言》第七、第十三、第十四、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和第二十一条、以及(就缔约国而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五、第二十六和第二十七条所保障的权利或自由(第二类);

(c) 完全或部分不遵守《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当事国接受的相关国际文书所确立的关于公正审判权的国际准则，情节严重，致使剥夺自由具有任意性(第三类)；

(d) 寻求庇护者、移民或难民长期遭受行政拘留，且无法得到行政或司法复议或补救(第四类)；

(e) 由于存在基于出生、国籍、种族或社会出身、语言、宗教、经济情况、政治或其他见解、性别、性取向、残疾或其他状况的歧视，剥夺自由违反国际法，且目的在于或可能导致无视人权平等(第五类)。

提交的材料

来文方提交的来文

3. 向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报告的案件如下：Obaidullah 先生是一个 29 岁的普什图族阿富汗公民，家住霍斯特省米拉尼村。2002 年 7 月 21 日，在搜查他家时被拘留。Obaidullah 先生最初被羁押在霍斯特省查普曼机场美国军事站，然后转移到巴格拉姆附近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的监狱，在那里被关押了三个月。被关押在阿富汗期间，Obaidullah 先生没有被告知他被拘留的原因。他受到威胁、被迫作出虚假陈述并遭受酷刑。

4. 在 2002 年 10 月，美军将 Obaidullah 先生转移到美国在古巴关塔那摩湾的拘留设施，在那里他继续遭受酷刑和无人道待遇。十余年后，Obaidullah 先生仍然被关押在关塔那摩湾。他没有得到任何被拘留的理由，也没有被指控。据报道，他被拘留是因为美国当局收到来自未知来源的密告，指称 Obaidullah 先生与基地组织一个小队有关联。当局从来没有将这一来源的身份告知 Obaidullah 先生。

5. 2004 年，Obaidullah 先生被带上军事战斗状态回顾法庭，其结论是 Obaidullah 先生应继续羁押。据称战斗状态回顾法庭并不能保证基本的程序保障，如排除威吓证词、排除不可靠的传闻证据和盘问证人。

6. 来文方还指出，从 2005 年到 2007 年，在军官面前召集了行政复议委员会，审查 Obaidullah 先生的羁押问题。行政复议委员会与战斗状态回顾法庭一样出现程序性缺陷，它们也得出结论认为 Obaidullah 先生应继续羁押。

7. 在战斗状态回顾法庭和行政复议委员会审理时，Obaidullah 先生否认与基地组织或塔利班有任何关连。他还告知审理者他在拘留期间遭受虐待。

8. 2008 年，Obaidullah 先生在他被逮捕六年后首次获得法律顾问。他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状。两个月后，美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初步指控 Obaidullah 先生犯有共谋和为恐怖主义提供物质支持的罪行。然而，当局从来没有完成正确提出委员会指控所需的两个步骤过程，并于 2011 年 6 月撤销初步指控。从 2008 年到 2010 年 6 月，人身保护诉讼在完成军事委员会诉讼之前被暂时搁置，但军事委员会诉讼压根就没开始。

9. 2010 年 11 月，法院驳回了 Obaidullah 先生的人身保护请愿，认为他“较有可能”是基地组织炸弹小队的一员，因此仍然可以被拘留。地方法院只评估针对 Obaidullah 先生的证据是否充分，并没有听到有关国际法的论点。法院将不一致的和未经证实的政府情报报告推定为准确、承认道听途说的不可靠证据，并采用非常低的举证责任。Obaidullah 先生的人身保护令诉讼并没有为他提供及时或公平和有效的审查与最低限度的正当程序保障。

10. Obaidullah 先生对法院的人身保护令裁决提出上诉，认为对他的拘留没有法律依据，针对他的证据不足。2012 年 8 月，上级法院肯定了下级法院的裁决。

11. 2012 年 2 月，Obaidullah 先生要求地方法院根据军方调查员发现的新证据重新审理他的案件。据报道，新的证据使政府的证据疑点重重，包括政府秘密来源提供的证据。

12. 来文方争辩说 Obaidullah 先生未经起诉或审判已被拘留了十年以上，而且自 2007 年以来也没有为他的拘留提供行政复议。

13. 来文方还认为，Obaidullah 先生未经起诉或审判的长期和无限期拘留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对他的拘留不符合合法性原则。拘留无限期和长时间的延长，没有任何与合理的安全相关的意义，且有不正当目的，即审讯。根据国内法和国际法，长期和没有补救措施前景的拘留是不能接受的。无限期拘留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七条和第九条。

14. 来文方指出，Obaidullah 先生超过十年的拘留是行政拘留，因为没有起诉、审判或定罪，他不是服有一定期限的徒刑。根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规制在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情况下的拘禁和行政拘留制定的程序原则和保障措施，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使用行政拘留，而且必须是在短期内使用。Obaidullah 先生的拘留没有法律依据，因为它的目的是为审讯。将嫌疑人关押在关塔那摩湾不是为了防止战斗人员拿起武器反对美国政府，而是为了获取与基地组织网络有关的信息和情报。当局刻意让 Obaidullah 先生远离他的家人是为了实施单独关押制度，附之以持久化的审讯、虐待和酷刑，以获取情报。

15. 拘留不仅必须是合法的，而且必须是合理和必要的。对 Obaidullah 先生的拘留并非防止今后国际恐怖分子袭击美国所必要，现在也没有任何与安全相关的意义，如果确实有过这种意义的话。他一直否认与基地组织有关联，未知来源的指控很可能是为了个人利益的诬告陷害。

16. 当局没有告知 Obaidullah 先生他被拘留的原因，或从速将他带到司法当局——或任何主管当局——之前，以便对他的拘留进行审查；或在合理时间内向他提供法律顾问。至少两年，当局并没有正式向他解释被拘留的原因。在被拘留的十年期间，他受到公正审判和获得正当程序的最基本权利屡次被违反。这违反《公约》第九条和第十四条，也违反《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战斗状态回顾法庭和行政复议委员会的行政复议听证会，并非按照《世界人权宣言》第十条和《公约》第十四条的规定，在一个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

前举行。听证会审议秘密证据和通过胁迫得到的不可靠的证据。听证不向公众开放；被拘留者被禁止反驳证据；他们被剥夺了法律顾问；他们必须证明自己无罪，继而被迫自我认罪。

17. 直到 2008 年，即他被捕后六年，当局一直拒绝让 Obaidullah 先生诉诸人身保护令诉讼。如果由于不公平的程序，如低的举证责任、依赖道听途说的证据和被拘留者受胁迫作出的陈述，而且由于依赖秘密证据和将不一致的政府情报推定为准确，对他被拘留的合法性未能提供公平、有效和有意义的审查，则有必要提出这种诉讼。虽然人身保护令的申请是在 2008 年 7 月提出，法院直到 2010 年才作出决定。

18. 来文方指出，向 Obaidullah 先生提供的程序不公平、不及时且不足，严重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八和第十条，《公约》第九和第十四条和 1988 年大会通过的《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原则 11 和 32。

19. 来文方还说，Obaidullah 先生因作为一个外国人的身分而受到长期和无限期拘留。他也由于作为外国人的身分被剥夺了美国法院制度的正当程序和公正审判的保护。如果他是美国公民，他不会受到军事委员会的不充分保护。这种歧视没有任何合法的目的，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 2 条和《公约》第 26 条，并使他的拘留成为任意。

20. 当局继续为 Obaidullah 先生委聘军方辩护律师表明，他们打算在军事委员会系统内对他进行控诉和审判。根据来文方，军事委员会对平民的军事审判违反国际人权法；他们是追溯既往的；他们试图用根据战争法并非罪行的罪名来审判被告；他们违反《公约》第 14 条，剥夺了被告最低限度的正当程序和公正的保障。

21. 来文方总结认为，Obaidullah 先生未经起诉或审判被长期和无限期拘留十余年是任意的，要求立即从军方关押中释放，遣返他的祖国，并采取康复和补偿措施。

美国政府的答复

22. 在 2013 年 2 月 6 日致美国政府的信中，工作组转交由来文方提出的指控。工作组指出，如果美国政府能够在其答复中提供关于 Obaidullah 先生当前情况的详细信息，并澄清继续将其拘留的法律依据，它将不胜感激。工作组感到遗憾的是，它没有收到该国政府的答复。尽管没有从该国政府收到任何信息，工作组认为，依照其工作方法第 16 段，它可以就 Obaidullah 先生的拘留问题提出意见。

讨论情况

23. 工作组回顾国际法院在其关于德黑兰美国外交和领事人员案件的判决中强调，“错误地剥夺人类自由并使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受人身约束，这本身与《联合国的宪章》的原则和《世界人权宣言》所阐述的基本原则显然是不相容的。”¹

24. 2013 年 5 月 1 日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工作组、美洲人权委员会、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联合国人权和反恐问题特别报告员、联合国健康问题特别报告员重申必须结束关塔那摩湾海军基地个人的无限期拘留。工作组了解到，Obaidullah 先生参加了被关押在关塔那摩海军基地的一群囚犯为抗议他们受到无限期拘留和从监狱当局受到的待遇自 2013 年 2 月发起的绝食行动。美洲人权委员会、工作组、联合国特别报告员、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极为关注地指出，关塔那摩被拘留者缺乏法律保障和关于其未来的不确定性所产生的痛苦，导致他们采取极端的绝食步骤，要求真正改变他们的处境。美洲人权委员会、工作组和特别报告员强调，即使在特殊情况下，当个人的无限期拘留——其中大部分都没有被起诉——超出了一个最低限度合理的时间，这是公然违反国际人权法的行为，其本身就构成一种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美洲人权委员会、工作组、特别报告员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均确认，个人持续及未经正当程序无限期拘留是任意的，这种行为明显违反国际法。

25. 工作组在联合声明中重申了 2002 年 1 月 22 日向美国政府提出的这一请求，并与特别报告员和其他联合国人权机制在 2004 年 6 月 25 日重申这一请求，要求美国政府允许尽快访问关塔那摩拘留中心并与被拘留者举行私人的、保密面谈。

26. 此外，美洲人权委员会、工作组和特别报告员敦促美国：**(a)** 按照国际法，采取一切必要的立法、行政、司法和其他类型的措施，充分尊重正当程序权利，起诉被关押在关塔那摩海军基地的个人，或在适当情况下，将他们立即释放或转移到第三国；**(b)** 加快经过政府本身认证可释放的那些被拘留者的释放和转移程序；**(c)** 认真、独立、公正地调查对绝食囚犯强迫喂食的行为以及这些程序涉嫌采用的暴力手段；**(d)** 允许美洲人权委员会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机制，如工作组和特别报告员，对关塔那摩拘留中心进行监测访问，他们应当能够在中心设施内自由移动，并自由、私下会见囚犯；及**(e)** 采取具体的、决定性的步骤，一劳永逸地关闭关塔那摩海军基地拘留中心。在这方面，他们促请美国政府明确和毫不含糊地说明它将采取哪些具体措施，以落实这一目标。

27. 在其 2008 年年度报告，工作组按照《世界人权宣言》第九和第十条和《公约》第九和第十四条制定了在剥夺被控犯有恐怖主义行为的人的自由时可适用的

¹ 美国驻德黑兰外交和领事人员(美利坚合众国诉伊朗)案，判决，《1980 年国际法院汇编》，第 42 页，第 91 段。

原则的清单(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 2008 年年度报告, A/HRC/10/21, 第 53 至 54 段)。这些原则载列如下:

- (a) 个人实施的恐怖活动, 应视为应受惩处的刑事犯罪, 并按照不同的法律制度适用现行和相关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加以惩处;
- (b) 不可对这类犯罪活动的疑犯动用行政拘留手段;
- (c) 拘留涉嫌实施恐怖主义活动的人员时应有具体的罪名;
- (d) 因被控实施恐怖行为被拘留的人, 应立即获得有关这种指控的通知, 并应尽快将其移交主管司法当局, 移交的期限务必合理;
- (e) 因恐怖活动罪名被拘留的人, 被拘留后应享有有效的人身保护权;
- (f) 行使人身保护权不妨碍负责作出拘留或继续拘留裁决的执法机关在合理期限内将被拘留者送交独立的主管司法当局的义务。该人须移交独立的主管司法当局, 然后由司法当局评估指控、剥夺自由的依据以及是否继续履行司法程序;
- (g) 在对其作出裁决时, 被控从事恐怖活动的人员应有权享有公平审判、聘请法律顾问和代表的必要保障, 以及在与检方相同的条件下提供免责证据和理由的能力, 所有这一切均应在对抗式程序中进行;
- (h) 被法院判定从事恐怖活动的人应有权对他们的判决提出上诉。

28. 工作组在若干意见和报告中处理了关塔那摩湾海军基地的拘留问题。工作组在其 2002 年年度报告(E/CN.4/2003/8)中发表了“关于在关塔那摩湾被拘留人员被剥夺自由事件的法律意见”。在其 2006 年年度报告(A/HRC/4/40)中, 工作组回应美国政府针对工作组第 29/2006 号意见(美利坚合众国)作出的反应。美国政府援引美国最高法院在 *Hamdan* 诉 *Rumsfeld* 案中所宣称, 与基地组织的武装冲突受武装冲突法的制约。正如在其 2005 年年度报告(E/CN.4/2006/7)第四节所指出, 工作组在 2006 年年度报告第 14 段中再度指出, “国际人道主义法的适用……并不排斥适用国际人权法”。这一点也在工作组“关于习惯国际法中任意剥夺自由的定义和范围的第 9 号审议意见”中重申(见 2012 年年度报告[A/HRC/22/44], 第 45 段)。

29. 根据五个特别报告员关于“关塔那摩湾被拘留者的状况”的联合报告(E/CN.4/2006/120, 第 83 段), 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的有关规定对国际武装冲突、包括占领的情况都完全适用, 克减保障除外, 但这种克减措施必须由缔约国根据《公约》第四条提出。美国并没有通知对《公约》实行任何克减。在其 2006 年年度报告(第 15 段)中, 工作组重申, 一个国家的管辖和责任超出其领土边界, 这是指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公约》的一贯判例。工作组和人权事务委员会在这里适用经国际法院澄清的一般原则, 这也逐步成为区域人权法院(特别是欧洲人权法院和美洲人权法院)的判例的情况; 尤其见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案, 咨询意见, 《2004 年国际法院汇编》, 第 136

段；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适用(格鲁吉亚诉俄罗斯联邦)案，临时措施，2008年10月15日命令，《2008年国际法院汇编》，第353页，第109段，其中法院指出，“《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这些规定与同类性质的其他文书的规定一样，通常会对缔约国在其领土范围以外的行动适用”。人权条约的性质及其普遍性的基础，要求为适用范围的地域界限提供理由，这是人权条约的宗旨和目标的后果。

30. 工作组回顾说，1986年，人权事务委员会在 *López Burgos* 诉乌拉圭案和 *Celiberti de Casariego* 诉乌拉圭案中指出，“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条规定的责任，理解为允许缔约国在另一个国家境内犯下它不能在本国领土上犯下的违反《公约》行为，这是不合情理的”。² 人权事务委员会援引《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五条第1款，其中规定：“本公约中任何部分不得解释为暗示任何国家、团体或个人有权利从事于任何旨在破坏本公约所承认的任何权利或自由或对它们加以较本公约所规定的范围更广的限制的活动或行为”。

31. 这个一般规则的核心是，一个国家的国际法律义务同样适用于其在外国的行为，也适用于其国外代理的行为，而且显然适用于被拘留的人。对《公约》第2条采用一种根据背景和目的的解释方式，人权事务委员会明确指出，“一缔约国必须尊重并保证受该缔约国管辖或实际控制的任何人享有《公约》规定的权利，即便相关人员并非位于该缔约国境内”。³ 国家当局在位于该国领土外拘留设施关押的人受到该国有效控制，这一点已被广泛接受。为此目的，五位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的联合报告⁴ 和工作组提出的意见已经证实，美国根据国际人权法的义务延伸到被关押在关塔那摩湾的人。

32. 美国在拘留 Obaidullah 先生的问题上受国际人权法约束。国际法院在其2010年 *Diallo* 案的判决中指出，《公约》第九条第1和第2款原则上适用于任何形式的拘留，“无论其法律依据和所追求的目标为何”。⁵ 工作组强调说，“作为一个原则问题，[它]想强调对国际性或非国际性武装冲突适用国际人道主义法不排除人权法的应用。这两项法律是相辅相成的，不是相互排斥的。”⁶ 美

² 见第 R.12/52 号来文，*López Burgos* 诉乌拉圭案，1981年7月29日通过的《意见》，第12.3段和第 R.13/56 号来文，*Celiberti de Casariego* 诉乌拉圭案，1981年7月29日通过的《意见》，第12.3和10.3段。

³ 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公约》缔约国的一般法律义务的性质的第31号一般性意见(2004)，《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二届会议，补编第40号，第一卷》(A/62/40(Vol.I))，附件三，第10段。

⁴ E/CN.4/2006/120，第11段。

⁵ *Ahmadou Sadio Diallo*(几内亚共和国诉刚果民主共和国)案，案情，判决，《2010年国际法院汇编》，第639页，第77段。

⁶ 第44/2005号意见(伊拉克和美国)，第13段；也援引于第2/2009号意见，第27段。另见第31号一般性意见(见上文脚注3)，第11段；第35号一般性意见草案，第67段；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案，咨询意见，《1996年国际法院汇编》，第226页，第25段。

国没有克减《公约》，即使有，也可适用国际习惯法关于任意拘留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它将成为国际法的强制性规范(绝对法)。

33. 工作组指出，“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不能被定性为当代国际法赋予这一概念的含义范围内的武装冲突”。⁷ 在本案中，工作组想指出，拘留 Obaidullah 先生也是直接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所提供的保护。没有具体的证据表明 Obaidullah 先生已犯下任何交战的活动或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美国不能依赖国际人道主义法，辩称拘留 Obaidullah 先生可达到防止战斗人员继续拿起武器对抗美国的目的。

34. 即使拘留并没有违反国际法，有关拘留的合法性问题仍然不少。《动用武装部队的授权法》(《武力授权法》)授权总统“使用一切必要和适当武力，打击那些他认为计划、授权、开展或协助 2001 年 9 月 11 日恐怖主义袭击的国家、组织或个人”⁸，并没有具体授权逮捕或拘留。

35. 根据《公约》第九条第 4 款，任何因逮捕或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毫不迟延地对拘留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这种权利根据条约法和国际习惯法都是不可克减的。⁹ Obaidullah 先生被关押两年后，首先于 2004 年在战斗状态回顾法庭接受行政听证，其后每年被带到行政复议法庭审查。在拖延两年后才允许 Obaidullah 先生质询他的拘留是一个严重和明显的违规行为，由于他继续被拘留而进一步加剧了其严重性。此外，战斗状态回顾法庭和行政复议法庭此举行的行政听证会并不能满足他的人身保护权，也未能保证他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应享有的充分和公平的审判权利。来文方再次提请工作组注意美国最高法院认为战斗状态回顾法庭不足以有效替代人身保护令程序的裁决，¹⁰ 而工作组本身先前也曾表示“战斗状态回顾法庭和行政复议委员会的程序是不足够……以满足公平和独立的审判的权利，因为这是一个简易性质的军事法庭”。¹¹

36. Obaidullah 先生的案件将在属适用于提交工作组审议案件类别的第一类、第三类和第五类下讨论。工作组没有考虑第二类或第四类，因为它们显然是不适用的。

37. 第一类在显然提不出任何剥夺自由的法律依据时适用。第一类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这需要在符合国际法的国内法中有拘留的法律依据。Obaidullah 先生

⁷ 第 43/2006 号意见(美利坚合众国)，第 31 段。另见 E/CN.4/2006/120, 第 21 段，其中指出，“全球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本身并不构成须适用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武装冲突”。

⁸ 《动用武装部队的授权法》，Pub. L. No. 107-40, 115 Stat. 224 (2001)。

⁹ 见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报告(A/HRC/22/44)中工作组“关于习惯国际法中任意剥夺自由的定义和范围的第 9 号审议意见”第 47 段。

¹⁰ *Boumediene et al. v. Bush* 553 US (12 June 2008) 37-8; 54-64.

¹¹ 第 2/2009 号意见(美利坚合众国)，第 32 段。

的拘留不符合这一要求。美国政府用来拘留 Obaidullah 先生的国内法不符合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因为他被拘留是长期和无限期的。

38. Obaidullah 先生的案件属适用于提交工作组审议案件类别的第一类。

39. 第三类在完全或部分不遵守《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当事国接受的相关国际文书所确立的关于公正审判权的国际准则，情节严重，致使剥夺自由具有任意性时适用。在他十余年的拘留期间，Obaidullah 先生的公正审判和正当程序权利屡被侵犯，违反了《公约》第九和第十四条。没有向 Obaidullah 先生提供他被拘留的原因；没有及时将其送交司法当局以便对他的拘留予以审查；而且没有在合理时间内提供法律顾问。美国政府至少两年没有向他提供正式的信息说明他被拘留的原因。他被拘留也没有得到司法当局及时审查的机会，他在行政和军事听证会中自始至终都未能得到法律顾问。

40. Obaidullah 先生的案件属适用于提交工作组审议案件类别的第三类。

41. 第五类在由于存在基于出生、国籍、种族或社会出身、语言、宗教、经济情况、政治或其他见解、性别、性取向、残疾或其他状况的歧视，剥夺自由违反国际法，且目的在于或可能导致无视人权平等时适用。

42. Obaidullah 先生由于作为外国国民而受到长期拘留。他也由于作为外国国民而被剥夺法院系统的正当程序和公正审判的保护。这些都是使他被拘留成为任意行为的歧视。

43. Obaidullah 先生的案件属适用于提交工作组审议案件类别的第五类。

处理意见

44. 鉴于上述情况，工作组提出以下意见：

剥夺 Obaidullah 先生的自由是任意性的，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第九和第十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和第十四条。属适用于提交工作组审议案件类别的第一类、第三类和第五类。

45. 基于上述意见，工作组请美国政府采取必要步骤，以纠正 Obaidullah 先生的情况，使其符合《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标准和原则。

46. 工作组认为，考虑到本案件的所有情况，适当的补救措施将是释放 Obaidullah 先生，并按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第 5 款，给予他可执行的赔偿权利。

[2013 年 5 月 3 日通过]